草原之春

□王笑风

春之神奇不可思议
在我目之所及
海水涌出的瞬间
点点滴滴化为草尖
空中的大海云水翻腾
俯瞰它的兄弟
在广袤大地之上
深深扎下蓝色的根
万物由滴水凝聚成形
无边的大海由蓝变绿
一字一句的青草
一字一句的花朵
一字一句写出五彩斑斓的诗篇

短诗五章

□温智慧

小村

小村被西风逼进夜幕
一群鸡趴在房檐的吊杆上荡梦
炊烟为天际加墨
山野的风在村口拉扯迂回
小村的额头苦一场雪
用来交付春色的期许
草尖静候蝴蝶寻访
石桥石碾石子路
还有祠堂的匾额
在散布烟火的消息
偶尔，递出几声吃力的咳嗽
灯火如豆
在浓稠的夜色里忽闪诡谲的道义

野马

铺天盖地的蹄声直叩地心
嘶鸣里发出对长天的拷问
我从草原来
在草原纵横深浅的辞潮里奔腾
风一样的射向腾格里
近水奔流　远山浩荡
春的霞光倒映在秋的街头
夏的霓裳做冬季门楣的补语
更迭的四季是无尽的轮回
野马与狼群对峙
在草原的晨昏启示风调雨顺的章回

高原

高原在高处漫不经心地崛起
瞩望无际与旷野
天地用圆规测量海拔的身高
苍鹰衔时光在时间皱褶深处俯冲
原鸽、草兔舍命奔突，横冲直撞
寻求地老天荒
强弱是横亘在生命之巅的藩篱
箭哨呼啸
野风跌落
砸碎酣睡的黎明
一双大手用力扒开夜色
打捞遗失的酒意

软肋

刺痛时光的不只是箭簇
敦促胸膛起伏是思念的流寇
狠狠地将黑夜拎起
甩出一道锋刃出鞘的光芒
乌云深处不是月光的刑场
漫天星斗散落万家灯火
一只大鸟向西逃亡
撞击落日
把地平线的余韵溅起一抹猩红
告慰东风
将有一壶春色
停泊在冬的门槛

写诗

在北方写诗
一定要把诗写成诗的样子
有草原一望无际万马奔腾
有群花芳香逗妍百鸟争鸣
有额吉奶茶的飘香
有阿爸调马的身手
羊羔牛犊马驹黄狗
远山起伏近水环流
套马杆栓住月亮的刘海
牧羊鞭撩拨星斗的睫毛
口弦琴在风中弹万马奔腾
马头琴在黎明奏岁月悠悠
长歌烈酒手把肉
洁白的毡房英俊的骑手
……
北方是一组浩瀚长诗
草原是诗的故乡

不能忘却的年味儿

□朱德文

春节刚过，在微信中看到儿子的留言：“开始上班，感觉就没放过假，过年，发呆……”位居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首的春节假期，随着春运结束、归乡人返程、城市秩序恢复正常而落下帷幕。每当谈论起过年的感受时，总能听到有人说：“街上除了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多了一些，再有是挂了一些红灯笼外，其它与平日没有什么不同，看不到多少过年的景象。”

如今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感受，过年无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喝点酒，打上几圈麻将，已经演变成了简单的吃喝玩乐狂欢。春节期间人们不知不觉吃多喝多，白天黑夜颠倒，休息没规律。现在的小孩子对过年似乎也没有多少激情，“年味儿”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年夜饭和红包而已。想想小时候那种过年的感觉，和现在相比，有太多的事值得去记忆和回味，有太多事值得去憧憬和珍惜。

那时候一进腊月二十三，母亲就不许我们小孩子说出什么不吉利的话，也特别忌讳打破碗、碟、杯子等器皿，所以我们说话时就会特别注意，帮大人洗或拿这些器皿时都要格外小心。从腊月起，家家户户也都要开始为春节着手筹备了。大人带着我们上街采购烟酒糖茶、瓜子花生水果、鸡鱼猪肉，买布料做新衣服裤子，还要准备一些过年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除了上街采购，家里还要扫尘搞卫生，粉刷墙壁，拆洗被褥，此外还要糊灯笼、冻冰灯，蒸馒头、炸年糕。

除夕当天，吃罢晚饭，又是另一番景象，全家总动员就开始准备半夜吃的饺子了。饺子取其谐音是交子，即新年与旧年交于子时，所以半夜子时要吃饺子，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祈望。剁馅时，菜刀剁在厚厚的菜墩上振振有声，宛如一段节奏明快的旋律，让人听了就心情振奋。馅剁好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揉面的揉面，擀皮的擀皮，包馅的包馅，边包饺子边唠嗑儿，包饺子更多是包一股浓浓的充满亲情的氛围。都摆弄妥当了便只等12点一到放鞭炮煮饺子，全家人欢声笑语，温馨和睦，喜气洋洋。吃过年夜饭，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年守岁，共享天伦之乐。

除夕祭祖，也是很多人家的传统年俗。祭祖的过程颇具仪式感：要整理好仪表仪容，焚香点灯陈列供品，对祖宗先辈满怀孝敬之意的敬拜，大人小孩都不得大声喧哗，整个过程都有一种严肃，敬畏的氛围，年夜饭的第一碗饺子，也一定是先敬先祖。祭祖并不只是祈求祖先神灵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也是借助这样传统仪式的一种承载，把“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观念和知恩感恩之情得以不断传承。

大年初一，家家户户沏好茶，摆放好烟卷、糖果、花生、瓜子迎接拜年的人。男女老少都穿上新做的衣裤，孩子要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长辈还会发给晚辈压岁钱，并勉励儿孙在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好好做人。里面包含着长幼有序的礼仪，以及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人们祝福问好，敞开心扉，坦诚地交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靠拜年而又拉近了，尤其下一代，若没了这年俗，即使是本家，恐怕亦是对面相逢不相识。

传统的年俗文化是构成“年味儿”的最基本元素，年味就蕴含在一系列隆重而熟悉的仪式里。正是有了丰富多彩充满仪式感的节日活动，才赋予了节日浓浓的氛围，才串起了人们心中共同的情愫。民俗专家冯骥才曾说：“回家过年，亲人相聚，脱旧穿新，祈安道福……春节中的每一事项，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那是在知觉和味觉的美妙享受中，体验精神与传统、形式与意韵的浑融一气，让亲情、友情和礼仪、孝道在心底缓缓地流淌。如果失去了原有的“味道”春节就不会过得有滋有味。人们之所以觉得“过年越来越没有感觉”没有了儿时记忆里的春节模样”正是因为节日中传统仪式的淡化和缺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感受，让人觉得情感无处安放，缺少了表达的通道，失去了与记忆相伴的弥足珍贵的昔日温情。不忘却曾经的年味儿，重要的是不能丢掉我们的优秀传统，把传统的年味儿传下去，也是对劳动的传承、和睦的传承、孝道的传承、美食的传承，更有利于唤醒内心的幸福感获得一份祥和。传统年味儿的热闹浓郁，无疑根底于传统年俗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

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华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以一种贴近生活、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表达着对美好的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和向往，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上，起到了播撒“种子”的重要作用。在传统节日里，伦理道德、孝道礼仪、家风家训在完全生活化的场景和仪式化的敬畏氛围中，通过长者的介绍、示范、互动等相结合的形式温馨自然地呈现。这种借助生活温馨自然的传播形式，春风化雨般地滋润了人的心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充满体验感的生动方式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更能够感染心灵，让人在“身临其境”中完成对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化习俗为自觉。这是传统节日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形成的教化功能，也是我们祖先在教育方法和形式上所表现出的聪明智慧，这种传承方式带着浓郁的中国韵味，这也正是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

生活就像浩瀚的海洋，我们就像其中漂泊的小舟，都需要身心的栖息地，在传统的节日里我们正可以放松身心修养精神。对于每一个优秀的传统节日我们应该心怀感恩和崇敬。正是有了这些节日我们的生活才如苍茫的世界里有了朝阳明月，有了飘荡的白云，有了七彩的虹，有了拂面的风，有了润物的雨，变得丰富多彩。

历史如江河一般奔腾向前，随着世事变迁，民族特质虽也会有所衍变，但是优秀的民俗传统不能丢，因为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面貌，是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中国印记和乡愁滋味。在年味儿渐失的乡愁已经成为许多人心结的今天，我们不妨回归世代相传的年俗文化，欢天喜地情真意切地去感受、去体悟传统春节文化习俗那如风如雨的丝丝缕缕，咀嚼“年味儿”的寓意，去擦亮那几千年来历史积淀的精神瑰宝。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月高跷

□刘泷

正月初二，锦山文化广场，东风荡过来，硝烟刮过去，一派喜庆、喧阗、热闹景象。

红红的灯笼一排排挂在长廊，仿佛丰收的果园里挂在树枝上嫣红的苹果，与天际一片霞彩相映；烟花、爆竹不时炸响，像木偶的提线，牵引、聚拢着目光的向度；而其中黏着目光的，不是往日劲爆的广场舞抑或大秧歌，却是两组充满竞争意味的俨然在唱对台戏的高跷。锣鼓唢呐响起，往日挥汗如雨的广场舞、秧歌似退却的潮水，消遁了。小镇的人们簇拥着高跷，如痴如醉。

锦山文化广场，是下沉式阶梯广场，舞台、张拉膜、钟楼、底部运动场，应有尽有。旷达、大气，苹苹大端。十多年前，中宣部和CCTV在赤峰市的“心连心”慰问活动，这里是主会场。彼时，万街空巷，万头攒动，万千气象。星转斗移，新正大月，如今的广场，热热闹闹庆节日，欢欢喜喜迎新年，男女老少，欢歌笑语，是快乐的渊薮。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支高跷队，一组在舞台上，一组在底部运动场圆形的锅底里。都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却不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一阵高过一阵的锣鼓钹声中，双方奋力地表现各自的绝技绝活儿。队形上，什么二龙出水、背道而驰、卷菜心，技艺上，什么翻筋斗、夫妻逗哏、一字马，无所不用其极。渐渐地，像过气儿的时尚，舞台的一组被冷落下来。不挑剔地说，他们的水准上乘，中规中矩，什么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白骨精，也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可是，他们太老实，就像如水文章，太淡，无波澜起伏，不讲平仄，虽然占据地利，但围观者寥寥。另一组不然，他们居高临下踩在高跷上，观众居高临下站在台阶上，目光短兵相接，踩得投入，看得投入，就有了观赏表演赛的意味。而且，这列队伍好似开河的春水，少年多，女孩多，红红绿绿，花枝招展，活力四射，魅力四射。有人说，有女人的地方就有喜剧。也是，正月里，闲暇的日子，女人本就赏心悦目，加之描眉，染唇，身着刻意装扮的服装，就像一丛花的花，一园树的果，一泓水的鸥。高跷上的女人则更甚，披风，粉脸，钗饰，被两根木头举着，步态袅袅而又刚硬，妩媚巾帼不让须眉，霎时，在观众的眼里，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云纹如绫。

最让人牵挂的是其间的两个男子，穿着古代公子的长袍，戴着公子的帽子，颇有峨冠博带之风。讨巧的是，二人不是公子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而是如同公子哥，踩着两副自制的高跷腿子，在场地上风一样奔跑，或者，俏皮地做出搞笑搞怪的动作，吸引人们眼球。二人的高跷腿子，一个字，高。各自的两根木头，或红或白，足有三米，几近一丈，相当于两个男人伫立在颀长的树干之上。这是两棵高树，在高跷的森林，鹤立鸡群。他们腾踔，飞奔，嬉戏，时而还叼一杆长长的烟袋，喷吐几缕青烟，引人仰视，哂笑。

我这个人不合群，不热闹。追崇隔阂，追崇陌生，追崇人与人之淡薄相处，还追崇一个人远行。但那天，居然盘桓在那里，围着那组高跷，那两棵高树，摄影，艳羡，流连忘返，直至暮色氤氲。

也是巧了，初六晚上，串亲戚归来，路过文化广场，再次与高跷队伍邂逅。烟花璀璨，红灯高悬，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高跷的队伍旁若无人，在对过的校园门口打场儿、表演。见我举手机跟随拍照，一位着黄袍的高跷男子拽着一棵路树斜敲的树枝停下说，这仅是小试牛刀，等元宵节期间正式出会，你再看，会更加威风。我说，累不累？他说，累，累并快乐着！说罢，撒开树枝，踏着锣鼓节拍，一蹦一跳地跟上了队伍，完全藐视路地的黑黢。

我对高跷有感情。小时候，四五岁吧，我们通太沟村组织了一次亘古未有的高跷灯会。那是一支浩荡的队伍，全村三个生产队的男男女女，优中选优的俊靓青年，二百多人，四百多根木头，聚拢一起。高跷队走在胡同里，洼地上，像溪水一样流过来、荡过去，花花绿绿，形形色色，给人亦梦亦幻，眼花缭乱的动感。

一支队伍，要有灵魂，就像文化广场高跷队那两棵高傲的树。我们村高跷队的核心是李木匠。他个小，袖珍，但灵巧，机敏，是个好木匠，也是好队员。就见李木匠在众人围观的空地上，装扮成顽皮的孙悟空，手握金箍棒，或一个劈叉贴在地面再旱地拔葱窜起来；或大头朝下像倒挂金钟，人在地面窜动着，高跷腿子在天空舞动着；或换上一副半尺长的高跷腿子，干脆头不着地在空中翻360度跟头。这绝技令人目不暇接，赢得了一阵阵的喝彩声。

前几年，我曾以李木匠为原型，写了篇小小说《高跷王》，在《草原》发表被《小说选刊》转载，荣膺赤峰市百柳文学奖。

迷高跷，与童年的梦想有关。那种二百人气势磅礴的高跷阵势，一直在我的记忆萦绕。八岁时，我们四五个少年，在邻居家羊圈棚上翻出三副当年办高跷灯会的高跷腿子，背着家长，跑到一处废弃的院落，纷纷将那些木头分别捆绑在自己的双腿，走起高跷来。一个下午，尽管提心吊胆，气喘吁吁，到底也能走8字呀圆圈呀矩形什么的，不亦乐乎。

长辈担心我们摔倒，将高跷腿子收藏起来，这成为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踩高跷。如今，身体和年龄的原因，我注定是与踩高跷这项节庆活动无缘了。年已暮，童心在，前年初冬，一众文人跑到西拉沐沦河畔，暮色中，星光下，河水边，燃起一堆灼红篝火，载歌载舞。我捺不住，也去蹦跳，扭大秧歌，如醉如狂。

不是主角，可以当观众。住在锦山小城，临河，临小街，在正月，不时有锣鼓响，一旦有高跷走过，我一定要推窗俯瞰，望断而已。

我好去文化广场，像追剧的人，追着高跷转。广场上的草已萌发，嫩黄的报春花已吐芽苞。有人在手机的朋友圈发视频，有小村的青年男女在携手踩高跷，妖娆，旖旎，云淡风轻，醉人。仿佛，有春风和锣鼓声，袅袅的，从乡下传过来。

一丝风
（外一章）

□清明

春风刚爬上坝顶，就恐高了。小孩儿从广场放过去一只风筝，飘着北方泛青的等待。

阳光被风吹得打了个折，直接挂在树梢。融雪，在月光下贴着小草的耳朵，悄悄细语。

三月，是草原贫瘠的季节。山坡上一片一片残雪，如冬天丢弃的羊皮袄，遮不住皴裂的伤口。

淖尔叮咚一响，弹破海子粗糙的脸颊。不知鸿雁几时到，高亢的鸣叫，在芦苇根部升起。夕阳把湖面染成嫣红，岸边不弃的刺柳，守着碎裂的蛋壳。

一丝风，牵着乌兰哈拉嘎庙檐。佛经点化旧燕窝，吟诵早课的黄袍喇嘛，摇着铜铃。

双胞胎羊羔

牧民的暖棚已经溢满膻味的喜悦。一对儿双胞胎羊羔，一白一黑，如绵软的日子，咩叫声碰落阳光和露珠。

透过蒙古包哈纳杆看到北斗柄指东，在牛奶般的曦光中，额吉慈祥的“劝奶歌”，唱起草原最纯净的单词。母羊，胎血，羊羔，歌声，慈爱，泪水，巴拉嘎尔高勒涓流着甜蜜。

接羔的日子，马蹄声都那么轻捷。初升的太阳，越过哈日乌拉，抵近草原深处的敖特尔。

又一春　李陶　摄

滚元宵

□刘丽华

吃元宵，就要吃“滚元宵”。这个“滚”字，当然不是机器“滚”出来的，而是纯手工的传统“滚”法。

一碗滚元宵，吃的就是老味道。正月十三，朋友坐在一家汤面馆里等我，这家汤面馆是我们过去常去的地方。老朋友，老地方，老味道，这是我们十几年不变的约定——吃滚元宵。她坐在靠窗的桌边，桌上摆着两只青花瓷碗，碗里冒着腾腾热气，碗沿露出一把白色的汤勺，几只圆溜溜的元宵安卧在黏稠的汤汁里，经汤汁一滋润，真是珠圆玉润，那奶白的汤水上浮着三五粒红红的枸杞、蓝蓝的蓝梅。看上去，清雅，婉约，就像一阕宋词。我最喜欢看朋友搅动勺子，捞起一个，咬上一口，不等她说筋道，那藏在元宵里多彩甜蜜的馅儿就流淌出来，那些芝麻花生桂花泥混杂的芳香立刻散发出来，弥漫在空气里……还没吃，我就感觉我的眉梢嘴角是甜的，衣裳头发是香的。在元宵这个节气上，据说这家汤面馆每天要卖出上百碗的滚元宵。

每年过了初十，这家老店就开始忙活滚元宵，一滚，就是二十年。所以这里从我儿时到现在，每年临近元宵节就热闹起来，也就是过了正月初五，大大的店铺就成了元宵作坊，每天这里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元宵，现场滚元宵的场景更是壮观，一群头戴白帽、身穿白工作服的师傅，撸起袖子，泡米、淘米、晾米、磨米、翻炒、熬糖、做馅、沾水、滚制、包装……分工有序，这种费工费力的老手艺，让走过路过的市民不由自主地驻足围观，还流行一句“买不买，吃不吃，饱饱眼福也幸福”。

当地百姓最爱吃的是桂花元宵，师傅们做的自然是桂花馅居多。桂花要在先年八月采摘开得最艳丽的，酿成桂花酱备用。桂花馅料一般有六味：芝麻、花生、桂花酱、白糖、冰糖、糖稀。除了白糖，其它五种都要加工。那够师傅忙碌的了，负责翻炒芝麻、花生的，用无油的炒锅以中火煸炒，这是检验炒技的时候到了，炒浅了，香味出不来，炒过了，味就重了。所以，里手的炒货师傅是闻香就出锅，晾凉，用擀面杖碾碎。那边碾冰糖的师傅，只管碾得很碎就行。然后两人将碾碎的芝麻、花生、冰糖、白糖会合到一起，搅拌均匀，再加入桂花酱掺和，闻到桂花香即可。

另一起在熬糖稀，那真是个技术活，糖稀化稀了，馅就是稀的，切成块了，又会坨到一块；糖稀少了，馅就是酥的，那滚出来的元宵就会裂口。所以，熬糖稀的活，落在老师傅身上。老师傅将化开的糖稀倒入前五种馅料里时，绝对适量又适温，那样的糖稀，才可将汇总的馅料很好地粘到一起。这时，老师傅将粘好的桂花馅料放入一个木质模子里，开始来回擀压，压得结板成型了，揭掉模子，晾凉，晾又是一门学问，晾干了，馅一切就碎了，晾得不够，切不成型。而老师傅拿捏得正好，几切几切，一簸箕一簸箕的桂花馅团子出炉了。看其色，闻其香，特别诱人，让围观者直咽口水，此时，挨得近的小孩，才有口福获得老师傅一粒馅团子。

另一边加工糯米粉的师傅，正在大展他们的技术活，将早已浸泡淘洗好的优质糯米，打捞出来，控干水，放入石碾子上碾，那石碾子通过人力的转动，碾出来的粉湿乎乎的，很细很细，过筛时，从筛孔漏出的粉真是细如丝，白如雪，这样的粉才具有滚的条件。据说一斤糯米粉，能滚制50颗元宵。

到了滚元宵环节，几个师傅一人一个簸箕，开始滚制，将桂花馅团子过水，放入盛有糯米粉的簸箕里摇滚，滚一道，过一道水，再滚一道，再过一道水，让馅团子相互碰撞，与簸箕碰壁，这是滚元宵的“碰术”，这样滚出来的元宵，久煮也不露馅，经六过六滚，元宵越滚越大，越滚越圆。一颗纯手工的滚元宵，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可完成。

这么地道的滚元宵，下水一煮，吃起来，不粘牙，有嚼劲，且软糯香甜。下油一炸，金灿灿的，一吃，脆脆的，甜甜的，香香的，又有嚼头。

元宵节，不吃元宵，就像没有过这元宵节。元宵节，不吃滚元宵，那就等于没有尝到元宵的原汁原味。

北国风光